

中国友谊出版公司

台湾 王鸿仁 译

诺贝尔 文学奖秘史

法国 若利韦 著
瑞典 阿司特隆·斯特龙伯格

诺贝尔文学奖秘史

法国 Alfred Jolivet
瑞典 Gunnar Ahlsrom 著 台湾王鸿仁 译
Kjell Strömberg

中国**友谊出版公司**出版发行
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经销
北京百花印刷厂印刷

787×1092 $\frac{1}{2}$ ·10 $\frac{1}{2}$ ·195000

1989年6月第1版

1989年6月第1次印刷

ISBN 7-5057-0153-3/I·90

定价：3.40元

前言

诺贝尔文学奖之茧

王鸿仁

无疑地，在当今国际知名的文学奖金中，诺贝尔文学奖的地位是无可匹敌的。部分原因当然是这笔奖金的实质分量，以及使人一夜成名的伟大力量（在不少的实例中，一个作家在获奖之后才赢得国际声誉）引起全世界文人的侧视。不过，最重要的还是该奖对于国家威望的提携；这点是很要紧的，因为它与诺贝尔文学奖自身的隆誉不衰的确有着唇齿相依的关系。从1901年起，世界各国（起先仅局限于欧洲）便纷纷推出他们的文坛精锐，在瑞典文学院里展开了另一种方式的竞技。由于每年的得奖人——亦即得奖国——只有一个，所以角逐十分激烈，各国也遂因此养成了年年全力以赴的习惯：一个习惯一旦养成就不易改变了。

爱之益深，责之益切。瑞典文学院的决定几乎年年都遭到猛烈的非议。当然，僧多粥少以及攻击者个人的好恶（甚至私欲）是一部分原因，可是还有另一部

分原因则确实是隐伏在诺贝尔奖本身的制度中。欲明了这点就必须远溯到阿尔弗雷德·诺贝尔的时代里。

二

阿尔弗雷德·伯恩哈德·诺贝尔 (Alfred Bernhard Nobel) 是一位瑞典发明家，由于发明无烟火药以及经营巴库的油田而成为巨富。临终时他在遗嘱里指定要从他庞大的财产中拨出九百万美元，交托给四个学术机构（三个在瑞典，一个在挪威），由该四个机构组成一个诺贝尔基金会管理这笔基金。基金的年息悉数用于奖掖在物理、化学、医学（包括生理学）、文学、和平五个部门有特殊成就的人才。文学奖方面由瑞典文学院主持，由该院从它的院士中组成一个诺贝尔委员会，专门负责遴选事宜。

在阿尔弗雷德·诺贝尔的遗嘱以及根据它而制定的诺贝尔奖颁奖规章中，文学奖的审核标准是：不论国籍，但求对全人类有伟大贡献，且具有理想主义倾向的杰出文学作品。

唯心的理想主义和一笔金光闪闪的巨款，实在是个相当刺眼的组合。不过这是题外话。

阿尔弗雷德·诺贝尔出生于1833年，而于1896年在意大利去世。无论在时代上、在观念上他都是个彻头彻尾的十九世纪人。他热切地信仰着人类的进步，对

人类的前途抱着极乐观的想法：单就这点言之，他本人也是一个理想主义者。

可是二十世纪是个崭新的世纪。十九世纪的思潮在二十世纪里遭到了严重的挑战。进步的列车刚驶入这个新纪元就开始颠簸了。此外，诺贝尔的遗嘱是如此的空洞(但又严苛)，所以“理想主义”一词的解释始终是个争辩的焦点。要以旧世纪的标准来评估新世纪的文学，这是一个根本的症结。

瑞典文学院的遴选委员们要在二十世纪里找寻十九世纪人呢，还是要背叛诺贝尔先生呢？除了1908年的得奖人鲁道夫·欧肯(Rudolf Eucken)外，二十世纪再没有一位玲珑剔透的理想主义者了。

三

瑞典是个极圈里外的偏远国度。它的文学触角远不如其他地理位置优越的文化强国(如法国)那样地遍布而敏锐。所以由她来肩负一项国际性的文学重任有时不免显得力绌。

事实又证明，瑞典国内的舆论对学院的决策似乎有相当大的左右力。而瑞典报界在侦测欧洲语文(当然包括南、北美及澳洲、印度等)的动静方面比起侦测世界其他语文自然要方便得多了。这个情况也可以适用于整个瑞典的文化界，瑞典文学院的遴选委员们当然

不能免俗。

瑞典文学院的另一个压力来自其他历史更悠久，声望更高的机构，如法兰西学院、英国作家协会、西班牙学院等。这些学术机构年年推出他们国内的文坛精英，年年对瑞典文学院的眼光与决心施以严酷的考验。

当然，瑞典文学院的院士都是一时之选，可是他们都各有专精，也各有好恶，而大部分时刻都是被几个比较积极、比较活跃的同事们所左右。另一方面，不论在人手上或专业知识上他们都不足以应付来自世界各地的申请。所以除却特殊的情况外，遴选的工作大抵凭据该院所敦聘的专家们提出的初审报告(早期连这道手续都没有)，以及推荐者的名望。在一切都讲究战略的时代里，连要获取这项殊荣已不是一件单纯的事情了。初审报告的褒贬固然有相当的作用，可是强有力的推荐及游说(甚至候选人与瑞典文学院的私交)往往更能奏功。

由于以上种种原因，诺贝尔文学奖几乎成了欧洲文坛的禁裔。

四

要达成阿尔弗雷德·诺贝尔的愿望是愈来愈困难了。遴选时欲不考虑国籍便是一例。学院很早以前就背叛了诺贝尔先生：档案显示，它一直十分顾虑过分

也就有着它独具的阙失。诚然，有不少本世纪最伟大的文学家没有获得这项殊荣(所幸他们的伟大根本毋须以任何外来的荣耀加以装潢了)。不过这七十三位得奖人也大致上是本世纪文学的精华，只是他们比他们的伙伴要幸运就是了。

六

本书之图文均为《诺贝尔文库》(*The Nobel Prize Library*)之一部分。该文库共二十巨册，1971年由瑞典诺贝尔基金会监印，美国Alexis Gregory公司出版。这套书之印行旨在纪念诺贝尔奖创立七十周年。为此，瑞典文学院首次开放文学奖档案，供三位撰写本书的专家参阅。

这三位专家为：

Alfred Jolivet: 巴黎大学北欧文学教授。

Gunnar Ahlström: 瑞典文学院院士。

Kjell Strömberg: 瑞典驻巴黎大使馆前文化参赞。

本书原著系私立东海大学图书馆藏书。承蒙该馆慨允使用，特在此致谢。

目 录

1901	苏利—普吕多姆(法国).....	(1)
1902	蒙森(德国).....	(6)
1903	比昂松(挪威).....	(12)
1904	埃切加莱——埃萨吉雷(西班牙)	(19)
1904	米斯特拉尔(法国).....	(23)
1905	显克维奇(波兰).....	(28)
1906	卡尔杜齐(意大利).....	(33)
1907	吉卜林(英国).....	(39)
1908	欧肯(德国).....	(47)
1909	拉格洛夫(瑞典).....	(51)
1910	海泽(德国).....	(56)
1911	梅特林克(比利时).....	(60)
1912	豪普特曼(德国).....	(66)
1913	泰戈尔(印度).....	(72)
1915	罗曼·罗兰(法国).....	(77)
1916	海登斯塔姆(瑞典).....	(84)
1917	吉勒鲁普(丹麦).....	(90)
1917	彭托皮丹(丹麦).....	(90)
1919	施皮特勒(瑞士).....	(95)

1920	汉姆生(挪威).....	(100)
1921	法朗士(法国).....	(105)
1922	贝纳文特·伊·马丁内斯(西班牙).....	(111)
1923	叶芝(爱尔兰).....	(114)
1924	莱蒙特(波兰).....	(118)
1925	萧伯纳(伯纳·萧)(英国).....	(121)
1926	黛莱达(意大利).....	(127)
1927	柏格森(法国).....	(131)
1928	温塞特(挪威).....	(135)
1929	托马斯·曼(德国).....	(140)
1930	刘易斯(美国).....	(148)
1931	卡尔弗尔特(瑞典).....	(155)
1932	高尔斯华绥(英国).....	(159)
1933	布宁(苏联).....	(163)
1934	皮兰德娄(意大利).....	(169)
1936	奥尼尔(美国).....	(175)
1937	马丁·杜·加尔(法国).....	(181)
1938	赛珍珠(美国).....	(186)
1939	西伦佩(芬兰).....	(191)
1944	延森(丹麦).....	(198)
1945	米斯特拉尔(智利).....	(202)
1946	海塞(德国).....	(206)
1947	纪德(法国).....	(210)
1948	艾略特(英国).....	(217)
1949	福克纳(美国).....	(221)
1950	罗素(英国).....	(226)

1951	拉格尔克维斯特(瑞典).....	(229)
1952	莫里亚克(法国).....	(232)
1953	丘吉尔(英国).....	(236)
1954	海明威(美国).....	(242)
1955	拉克斯内斯(冰岛).....	(247)
1956	希梅内斯(西班牙).....	(251)
1957	加缪(法国).....	(256)
1958	帕斯捷尔纳克(苏联).....	(261)
1959	夸齐莫多(意大利).....	(270)
1960	圣琼·佩斯(法国).....	(274)
1961	安德里奇(南斯拉夫).....	(279)
1962	斯坦贝克(美国).....	(282)
1963	塞菲里斯(希腊).....	(287)
1964	萨特(法国).....	(292)
1965	肖洛霍夫(苏联).....	(293)
1966	阿格农(以色列).....	(299)
1966	萨克斯(瑞典).....	(305)
1967	阿斯图里亚斯(危地马拉).....	(309)
1968	川端康成(日本).....	(313)
1969	贝克特(爱尔兰).....	(318)
1970	索尔仁尼琴(苏联).....	(323)

1901年

苏利一普吕多姆(法国)

René Sully-Prudhomme

(1839年 3 月16日～1907年 9 月 7 日)

1901年，瑞典文学院将第一届的诺贝尔文学奖颁给了一位法兰西学院的院士，勒内—弗朗索瓦—阿芒·普吕多姆(René-Francois-Armand Prudhomme，笔名苏利—普吕多姆)。这项决议的诞生是相当艰苦的。瑞典文学院从未经历过这样的踌躇、疑虑、争执与隐忧。可是这个决定还是引起了轩然大波。一家瑞典的大报发表了如下的评论：

“就这样，获奖的不是托尔斯泰，不是易卜生，不是比昂松，不是蒙森，不是斯温伯恩(Algernon Charles Swinburne)，不是左拉，不是法朗士，不是卡尔杜齐，不是米斯特拉尔，不是豪普特曼，甚至不是埃切加莱——获奖的是苏利—普吕多姆！不过，这还算差强人意，因为获奖的，毕竟不是科佩(Francois Coppée)——凭他那种对世道人心无害的感伤调调，他应该极可能被目前的瑞典文学院看上的。”

这段笑骂淋漓的评论只是抗议声浪的一部分。

现在，让我们回到该院决议之前。

从一开始，诺贝尔奖的竞争就异常激烈。陆续寄到瑞典文学院的那些建议书及推荐函，为二十世纪初期的欧洲文坛勾勒了一个壮阔的轮廓。

孤僻而保守的大不列颠没有参加角逐。

波兰声势汹汹地推出显克维奇（另外还有两位杰出的瑞典历史家支持他）。

德国更为积极。一位德累斯顿(Dresden)的大学教授写了一份雄辩滔滔的申请书，呼吁瑞典文学院郑重考虑一位名不见经传的歌谣作家，因为“他具有罕见的抒情才华”。还有许多德国学者推荐一位著名的文学史家——一个学识

极渊博的人，他的作品，曾是全欧公认的范本，而如今，只有那些焦黄的书皮才记得他的名字了。另一群德国人提名普罗旺斯(Provence)诗人，米斯特拉尔。

法国呢？法国一开始就表露了志在必得的决心。

贝特洛(Marcelin Berthelot)——一位于1900年被选入法兰西学院的著名科学家——以他的院士资格，保荐一个由自然科学及自由民主精神培育出来的作家：左拉。埃尔维厄(Paul Hervieu)则提名罗斯丹(Edmond Rostand)——《西哈诺·德·贝热拉克》(*Cyrano de Bergerac*)——剧的作者。

最引人注意的要算瓦耶西—哈多特(René Vallery - Radot)了。瓦耶西—哈多特曾为他岳父写过一本传记——《巴斯德传》(*Life of Pasteur*)。他在法国文艺界交游极广，可是一出了法国就没有人听过他的名字了。他是苏(Eugène Sue)及列古维(Emile Legouvé)两人的侄(甥)孙，又和卜洛兹(Buloz)共同主编《两个世界评论》(*Revue des Deux Mondes*)。以他的家学渊源及阅历，他自然十分精通文艺界沽名钓誉的技巧。因此，很明显，他之所以能够参加角逐纯粹是得力于某种非常积极的暗中活动与说项。起先他是由一位作家兼学院院士德·佛固爱伯爵(Melchior de Vogüé)推荐给瑞典文学院的；可是过了没几天，突然间，大批大批由法国文人们所寄出的狂热推荐函象潮水般地涌进了斯德哥尔摩。

这个戏剧性的事件马上就发生了作用。诺贝尔委员会居然十分认真地考虑起瓦耶西—哈多特来。所幸法兰西学院适时地参与了竞争，这才粉碎了他的诡计。法兰西学院

发表了一份长篇大论的声明（由许多重要的文人签署），推荐该学院一位才华出众的院士：苏利—普吕多姆。于是苏利—普吕多姆就这样地出场了。

那些来自意大利、希腊、挪威以及瑞典本国——一名教授推荐他在乌普萨拉（Uppsala）大学的同僚，帕里斯（Gaston Paris）——的推荐方式实在太平淡了。它们立刻就被法兰西学院这种半官方的大规模推荐法击溃了。所以尽管这几个国家也都提出了冗长而切实的推荐书，可是面临法兰西学院的压力，瑞典文学院实在没有多少选择的余地。因此，当瑞典文学院在1901年11月14日那一整天的会议中获得结论之后，便通知苏利—普吕多姆本人：诺贝尔文学奖已经决定要颁发给他，“以表扬他的诗作，因为它们揭糞了崇高的理想主义、完美的艺术造诣，以及心与智两种素质的珍贵结合。”

11月19日，这位得奖人写来了一封优美的短札；那是从他在巴黎近郊夏特涅（Châtenay）地方的隐居处寄出的：

“我感到一种自豪的喜乐。我并且欣然地认为：此项为作家们（本人忝为其中的一分子）所力争之最高荣誉应归于我的祖国——因为我作品中，赢取此项荣耀的一切，都是得之于她。”

由于获奖这件事不单是个荣誉及祖国的问题，而同时也是个钱的问题，所以这位桂冠诗人顾虑周到地附记上他在巴黎的银行的住址。

在12月10日（阿尔弗雷德·诺贝尔的忌辰）正式颁奖之前，世人一直不知道什么人获奖；苏利—普吕多姆也始终

严守着这个秘密。日期愈近，神秘的气氛也就愈浓厚。每一家报纸的记者都始终采访不到有哪位文坛贵人蒞临斯德哥尔摩的消息。

已经知道的是，伦琴教授(Prof. Roentgen)(注)已经住进了大酒店(Grand Hotel)，可是他当然是来领他的物理奖的。只有主办人员才知道这次文学奖的席次将会空着。因为苏利—普吕多姆一开始就已经表明，由于健康情形每况愈下，他无法前来斯德哥尔摩。这使得瑞典文学院十分失望。因为按他们原先的计划，他穿着全套法兰西学院的制服出席将会使头一次的典礼显得更加隆重。

文学奖由法国公使马尔尚先生(Monsi eur Marchand)代表苏利—普吕多姆以及他的祖国领取。马氏的穿着“朴素而平民化，他的黑外衣上连一颗星或一个勋章也没有”(一家斯德哥尔摩的报纸如此报导)。这和在场瞻礼的瑞典名流的华丽服饰形成一个奇特的对比。

数日后，苏利—普吕多姆本人在他宁静的隐居处接受采访。他笑着说，当他知道自己获得了这笔奖金时，他不知道有多惊喜(因为它比他写了三十五年诗的总收入要高出四倍以上)。“我想起了我那些没有能力出版处女作的同道们。我打算拨出一笔钱，帮助他们出自己的第一本诗作。我现在已经接到了一大堆的请求，如果全部答应的话，足可将我的奖金给吞得一文不剩!”

注：X光的发明人。

1902年

蒙森(德国)

Mommsen, Theodor

(1817年11月30日～1903年11月 1 日)

1901年，诺贝尔委员会在进行遴选工作时还是在一种摸索的阶段。当时的瑞典犹是一个偏远的小国，所以由她的文学院来颁发一项全球瞩目的大奖不免显得力绌。是年获奖者是一个二流的诗人，苏利—普吕多姆。这个决定当然不易令人心服；幸亏得奖国（法国）及法兰西学院的声威弥补了得奖人名气稍差的缺点，诺贝尔文学奖本身的地位这才没有受到什么打击。不过，议论还是十分猛烈的。引起争辩的主要原因是：瑞典文学院在遴选时“故意地”搁置了两位巨人：左拉和托尔斯泰。特别是后者，他的落选所激起的反响几乎是那年文学界最大的事件之一。

指责托翁落选的信函大量地涌进了瑞典文学院。对于这些正式的抗议，该院常任秘书所做的答复是这样的：这位杰出的候选人之所以没有获奖是因为他没有符合诺贝尔奖遴选章程的规定，由具备资格的人或团体所推荐。这是个何等牵强的借口！不过却无懈可击。这套自圆其说激怒了托翁的崇拜者。他们遂立即群起而攻之。而就在这片抗议声中，一位瑞典的批评家以他在斯德哥尔摩大学讲授文学的资格迅速地提出了一份推荐书，同时还附上一本托翁的小说《复活》。

法国也在遥遥呼应着。巴黎大学的利希滕贝格（Lichtenberger）和法国国家学院（Collège de France）的伯黑埃尔（Michel Bréal）双双寄出推荐托翁的信。接着，阿累维（Ludovic Halévy）也亲笔写了一份严正的推荐书。阿氏早年曾与梅尔哈克（Henri Meilhac）携手为奥芬巴赫（Offenbach）撰写一些轻歌剧歌词。从那时候起他就一直从